

西风烈·西风烈



西风烈·西风烈



刘明琪
著

善待世界

太白文艺出版社



.....

黎明,静悄悄	(1)
流水弯弯.....	(5)
望山阁记.....	(9)
村路	(13)
八月柿子	(16)
绿色的梦	(19)
拜年	(22)
信	(24)
探监	(27)
大学生 ABC	(30)
轻轻的我来了	(71)
海的歌	(81)

漓江拾零	(85)
一盆石景	(90)
黄与绿	(94)
城南散记	(97)
夏宿东江口印象.....	(101)
坐车.....	(107)
——《世态杂记》之一	
买菜.....	(112)
——《世态杂记》之二	
进门.....	(116)
——《世态杂记》之三	
夔门思古.....	(120)
——《游三峡记》之一	
大宁河祭.....	(123)
——《游三峡记》之二	

奉节难忘·····	(126)
——《游三峡记》之三	
旅游忆憾·····	(129)
珍贵的情谊·····	(137)
速写李子善·····	(141)
白描·····	(146)
阎妈·····	(153)
大气朱鸿·····	(157)
病榻和灵堂·····	(161)
一串菩提豆·····	(166)
审视父亲·····	(170)
善待世界·····	(176)
吃面的行板·····	(180)
当一回李太白·····	(191)
一枚硬币·····	(195)

激动·····	(199)
——《不是忆苦》之一	
诱惑·····	(203)
——《不是忆苦》之二	
冒险·····	(207)
——《不是忆苦》之三	
城乡差别·····	(211)
狼打滚儿·····	(218)
著书不为稻粱谋(代跋)·····	(223)

黎明，静悄悄

这次回到故乡，我才发现我爱它是那样的深沉……

乡情。乡音。乡的足迹。乡的记忆……缥缈而又神往，眷恋里硬是这般的甜蜜。所以每每回到乡下，最怕的就是假日将尽，偏那日子，又神差鬼使般地临近了。

昨晚贪了月色，还有门前小河里潋潋的波光；一把蒲扇，直摇得睡意浓了，这才回屋里歇息。幽梦里，似觉得天要亮了，睁开眼目，才见得玉盘西斜，那清辉就打窗棂里进来，屋里头清清爽爽，实在是静谧极了。我忽然来了兴致，觉得躺在炕上，仄耳捕捉乡村黎明的每一个音响，一定是十分有趣的呢！

我听到了门扉的“吱扭”声。先是从街巷里传来，远远地，又是几家柴门开了。于是，街道上便有了“腾腾”的脚步，急促，清晰，却又是那样的轻微。未及辨认，这里那里，就有稚嫩的童音喊起来了：

“根宝——上学走了！”

“毛女……”

“冬冬……”

冬冬是我最小的侄儿了。记得那年回来，他还在母亲膝下学步，蹒跚着，像个滚动的刺猬……我想远了，听哥哥那边，小侄儿已出门去了。

街巷里，孩子们还在叫喊，我的心，却突然随这美妙的音响颤动了……

我的童年，也是这般的甜蜜。那时刚刚熬过三年饥荒，我们这些对读书着了迷的孩子，就蹦蹦跳跳地去小学校了。学校设在神禾原那边，出了村，过一条小河，再翻一架不怎么高大却很陡峭的原岭，才看得见校门口那棵参天的古柏。月初里，月芽儿早早地落了，一大早起来，乡野小路就十分的黑，墨泼了似的。手里端只油灯，却常常被沟底吹来的小风扑灭。我们就动开了脑筋，后来也终于有了一大发明：一根

铁丝，串了去掉皮壳的蓖麻粒儿，点着了，这才嘻嘻地笑着赶路。这时，我们五六个孩子，除了茶女一个丫头，其他几个就不洗脸了。抢了因洗脸耽搁的时间，但不能脏着手去见老师呀！小伙伴们最怕的就是女老师检查了。她批评了不说，还要拉你去她的房间，盆里添了温水，拿她的雪白的毛巾为你擦手。说起来，那是要红脸的。怕老师检查，我们就采露水洗脸。秧苗在晨风里摇曳，肥嫩的叶片上，露珠儿晶亮晶亮，轻轻地一触，滴溜溜就滚满了手心。小手抹在脸上，别提有多滋润，有多爽快呢！

我们几个男孩，谁也不离开谁的；又常常乐意去喊茶女。她生得漂亮呀，还能唱一串动听的歌儿哩！伙伴们喜爱茶女，却爱拿她逗乐，一堆人挤在门外，高一声低一声地喊了，然后就藏起来，待她出门寻觅的时候，我们就学猫叫，一哇声地从黑影里窜出。不料她并不害怕，还弯下腰去，咯咯地笑个不停。有次还是我的主意，她出来了，我们依旧躲在暗处，久久地不吭一声。她急了，以为我们扔了她，便一个人朝村外奔去。不过我们还是远远地跟了她，一路上护着她过桥，翻岭，来到那古柏树下。为读书，茶女就有这样的胆量。后来她果然出息，我们几个立志在物理上有所造就的孩子，只有她偿了夙愿，进了京，做了自动控制专业的研究生。最近，她从未名湖畔写信给我，字里行间，洋溢着蓬蓬勃勃的欢欣，还有追求未来科学的美好的憧憬……

后来我进城了，又喜欢夜里头爬在灯下写字，所以养成了迟起的毛病。偶尔也有起得早的，一个人跑步回到机关，大街上看到的，也全是熙来攘往的人流。终于有一天，我出差

路经了家乡。一大早起来，就去小桥上追寻童年的脚步。我失望了，当太阳从原头升起，懒洋洋在林梢闪亮的时候，这才有几个孩子，慢腾腾拎着粪筐走来。夜里，便有事儿出了，茶女的弟弟小柱，白日里砸了学校的门窗，傍晚又在桥头堵了那位已经染上白发的老师，对她的前来“告状”，回敬了两块狠狠的石头。大婶哭泣着找我来了，说她的小柱挨了她的笞帚，就在刚才，一个人钻进沟谷里去了。她说那林子里有狼，有豹，还有瞎熊，前日里就有人家丢失了孩子。我们全害怕了，就一路跑着，去深沟里找人。那夜晚漆黑，风吼着，在沟谷里无羁地奔窜。大婶在前面盲目地跑，我们在后面紧紧地追：茅草里，藤萝里，荆棘里……风把我们的叫喊撕碎了，恐惧也就跟着填满了心胸。

第二天，我怀着一腔悲愤离开了村子……

历史终于勾去了这耻辱的一笔！在此时，在此刻，我又听到了我童年时代这美妙的音响。它明快、活泼，像我的乡情，像我的乡音，像我乡的足迹和乡的记忆。我爬起身来，一直追到小河边。远远地，就见沟谷里，坡岭上，手电光在一闪一闪地移动。终于，那些闪亮的光点，就融汇在原头上那一片璀璨的晨星里了。

月也朦胧，雾也朦胧，我回过头来，看我美丽的家乡。此刻，她像是一位慈祥的母亲，在送走了膝下的儿女之后，又香甜地睡着了。

黎明，静静悄悄。

流水弯弯

这条河，从南山里流来，在这里打个弯儿，又蜿蜒西去了。

夏日的傍晚，河湾属于年轻的人们。

多惬意呢！赤条条往石桥上一站，轻轻地一跳，轻轻地投进水里，大半会儿了，才从远处钻出头来，脚底下踩着，手在脸上一抹，然后又扑开双臂，轻

轻地匍游开去。晚霞就在水里，吸口水，就像噙满了一嘴霞光，吐出去，还是一片金灿灿的霞光……

那年我来这里，小河是寂寞的。没有婀娜的柳枝，没有峻逸的桥坝，也没有眼前一河滩的欢歌笑语。村子里“割尾巴”，生活够苦焦的，连小河也变瘦了，年轻人谁有心思来这里撒欢！我的房东，一个颇讲礼仪的老翁，却常常在我闭门读书的时候，独个儿在堂屋里骂人。隔一堵墙，厦房的另一间里，老伴在劝说女儿，女儿嚤嚤地哭泣，听起来怪伤心的。

这家人的女儿，也着实生得俊俏。她本来话就很少，自打老头子骂起人来，越发地显得忧郁了。有时她过来帮我打扫房子，擦拭完了，就在一边坐下，眼睫毛扑打着，盖住了那对秀气的大眼。她用手揉着辫梢，像是有满腹的委屈。我几次问她，她却不说话，只是问得紧了，才哽咽着说道：“你，陪我劝劝爹吧……”

隔日里我拿了烟卷过去，还有上等的茶叶，坐在炕头同老汉聊天。说话转到女儿的婚事，老汉叹了口气，多皱的脸上，眉毛一抖一抖地颤动。他首先向我声明，他插手女儿的婚事，完全是为了女儿往后的日子；至于他自己，是什么也不图的。

老伴烧好了开水，一边冲茶，一边说道：“人家娃多好！鼻是鼻的，眼是眼的……”

“我说不好来？我嫌他穷！”老汉又发暴躁了，把对女儿的气全向老伴泼去，“都是你，叨叨来叨叨去，把莲花给惯坏了。就说她不懂日月的艰难，难道你也不懂……”

我不好再说什么了。后来去找二槐，就是莲花爱着的那小伙子。年轻人向我诉说他的心事，十分地悲伤忧虑。莲

花有时也来，两个人不避我，却也不说一句话儿，就那么冷冷地坐着纳闷。

这一对年轻人，原是在山里修水库时好起来的。出山回来，关系一天天明了，莲花的父亲却出面拦阻。村里穷呀！小伙子虽说能干，一年里却分不回分文现款。母子俩住一间旧房，祖上传的，早就该翻修了。为了和莲花的事，二槐一度曾想去河湾里养鸭，草庵刚搭起来，就被叫回村子狠批了一顿，还惹得老母大病了一场。

就在我离开的那几天里，房东老汉为莲花在邻村另找了对象。二槐多难受呢！他跑来对质，无论如何要莲花一句话儿。莲花躲在小屋子里哭泣，老汉和老伴却热情地招呼二槐。老汉尤其显得殷勤，堆一脸的笑。这比撵人出门还要叫小伙子伤心，一杯茶端起来，二槐实难把它送到嘴边。他起身告辞了，却不远走，在人家屋前，来回地踱着。午后才停的雨，地上湿漉漉的，他硬是踩出了一条小道……

昨天我又来到这里，小河是欢乐的。二槐热情地欢迎我，还有他的庞大的鹅群鸭队；它们呷呷地叫喊，上岸来，抖落掉一身水珠，摇摆着，跟我们走进宽敞的鸭棚。

我完全惊诧了：三千只胖鸭，五百只肥鹅，竟全是二槐自家的营生！回村子时，他让我提一兜青亮青亮的鸭蛋，说着又收拢柳树下那张鱼网，于是，我手里又是六七条一斤多重的鲤鱼了。在路上，我知道二槐住上了三间新房，信贷社里还有两千多元存款。至于婚事，我没有问他，像他眼下的境况，还愁讨不到媳妇么！

走进小院，新房的门阶上，果然有一个俊俏的女子在迎

候我们。她端庄、秀气，却又无丝毫的羞涩；明亮的大眼，长长的睫毛，手指揉着乌黑乌黑的辫子——“莲花！”我终于认出来了。她笑着跟我打招呼，还扭转身子，让我细细地瞅她。农家院里，爱情的幸福和生活的甜蜜，就在这一瞬间的审视里溢现了出来。

白米饭端上来了，几个菜端上来了，一顿蛮丰盛的午餐哩！大娘还蹒跚着，一定要去小商店打酒。这里，一对新人就轮番为我夹菜，我却笑着，要他们说那后来的情况。

后来，农村政策落实了，二槐便来到河湾里放鸭。河水载着青年的汗水流去，河水又为青年捧出丰硕的成果：四千只小鸭变成了三千只大鸭，年里又买进五百只肥鹅；鸭蛋，新房，就差一个新娘了，他等着……莲花提出退婚，她爹竟慨然同意；莲花要跟二槐结婚，她爹也完全支持！

我想起我那顽固的老房东了，问他们，莲花急忙辩白道：“我爹其实喜欢他哩，当初嫌他穷，现时都富了，谁弹嫌谁哩！”

“那阵儿，他逼我拿五百块彩礼！”二槐说，“可今年春上结婚时，我只托人在宁夏为他老人家买了件皮袄，他高低不要，说他如今也有钱买。还亏了我娘再三劝说，他才收下了。”

他们两个说着，不由得都笑了起来。

望 山 阁 记

我把属于我的小阁楼叫做望山阁。

阁楼在我家前屋。两间农家普通瓦房，一间做屋用，一间扎垒起来做门道进出。自从我降生此屋，第一次睁开眼来，看到的大概就是门道上搭盖的那座木板阁楼。后来有几个年头，我总想蹦跳上去，因为在我幼稚的眼睛里，小阁楼无论如何也是一个神

秘迷人的世界。

记得头一次攀缘，我是扒着门板、踩着门后的横木爬上去的。阁楼上很暗，须耐心等待一会儿，才能看清楼板上堆放的杂物。这一回，我在楼上玩了许久。我不仅熟悉了上面的一切，而且发现了那个藏在屋檐下的小窗户。透过细密精致的窗棂，我的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我看见了苍苍莽莽、伟岸凝重的终南山，看见了山下蜿蜒西去的潞河以及潞河上游峻峭直削的崖壁。我还看见神禾原上大片的秋禾，在雨后润朗的阳光里，波涛起伏一直翻卷到洁白的云团里去。我为我的发现一时惊讶极了。此后，每逢天气晴好的黄昏，我都要爬上我的小阁楼，在痴迷的凝望里，把童心和幻想放飞到家乡迷人的天地山水之间。

我真正爱上我的小阁楼，还是在我上学读书的日子里。我的几个哥哥学业优异，从小从家乡读进县城，从县城又读到西安；他们学过的许多课本和书籍都整齐地存放在小阁楼上。那时，我们这一代学生缺少真正优秀的课外读物，大约在我有了一些阅读能力之后，我便开始翻起这些书本来。这是一个博大深邃、丰富多彩的世界，其中每一本、每一页，都打着哥哥刻苦攻读的印记。每天午后放学，我总要瞅空儿爬到楼上去。我把自己蜷缩在小窗旁边，借一团光亮，就那样醉痴愉悦地翻着。常常，我会忘记四下的一切，就连母亲在厨房大声喊我吃饭，有时竟也全然不觉。书本打开了我的眼界，很快地我便知道了华罗庚、钱学森，知道了布鲁诺、伽利略、莱特兄弟和齐奥尔科夫斯基。至于文学方面，我最早阅读的是王愿坚的《党费》和《七根火柴》。随后读了巴金、茅盾、

冈察洛夫、莫泊桑和海明威等许多名家名篇。一九八四年五月，王愿坚同志到西安来，与陕西作家座谈，望着仅有一桌之隔的作家，我不时就想起家乡，想起我的望山阁来。眼前这个作家，大概永远不会知道，正是他的一本小书，存放在乡间一座蒙着灰尘的小阁楼里，忽然间就把一个小子引上了艰难的文学之路。

和小阁楼有联系的，还有我的慈爱可敬的父亲。我的父亲是血统农民，一生勤于稼穡，无端地却崇尚“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遗训。那时，只要我躲进小阁楼读书，父亲便不会叫我帮他做活。我因此也少了割猪草、剜野菜、打柴禾等许多营生。我感激父亲，有时也难免借机推脱父亲的委派。这样父亲便更加劳累，有一阵，他的咳嗽常从街巷穿过小窗传入，又一直从门道响到院子里来。只是我那时还不懂替父亲分忧，后来多次想起，内心总感到十分愧疚。

最使我难忘的，是一件也许并不严重的事儿。那年九月，我已进入中学读书，因为住校，平日只有周末背馍才回家一次。这一段，我仍像以前喜欢去爬小阁楼，只是我的个子已长高许多，单薄的门板已不足以承受我的压力。我学父亲，脚尖踩着墙角的瓷瓮，双肘架在楼楞上从楼口攀缩上去。冬里的一天，我上楼翻寻一本词典，下楼时不慎踩翻了瓷瓮，只听一声闷响，瓷瓮当下跌成几块，瓮里的面粉“噗”地成散状抛洒开去。父亲听见响动，从院里跑进屋来，见状顿时变了脸色。他弯下腰去，双手颤抖着，一捧一捧掬着面粉。到最后，面粉已和灰土搅在一起，可是父亲仍旧轻轻掬着，恨不得完全把它们清清楚楚地分开。我知道我闯了乱子，这一

年生活苦焦，眼下家里就剩这些细粮了，要留着掺杂粮给我做馍，还要过年包饺子和招待亲戚。我惶恐地立在一旁，准备着挨父亲一顿斥骂或几响巴掌。谁知父亲不仅没有动怒，末了还把一只条凳靠在墙角供我上楼。父亲多半因为我爱读书饶恕了我的过错。

我的父亲一生辛劳，并没有为儿子创下什么财富，有的，只是满心的慈爱和无言的希冀。数十年里，他用他全部的心血和汗水，把他众多的儿子一个个送进了大学，可他从未开口向儿子讨要一分钱花。现在，他仍然把生活的重轭搭在肩上，牛一般在故乡的田地里耕耘。每念及此，一种负疚、怅惘、酸楚的滋味便不由充满了我的肺腑。我知道，我只有牢记父亲叮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工作了；要不，凭什么我才能取得心的平衡呢？

为了我的神圣的情感，我把我现在寄居的这间向阳的书屋仍叫望山阁。我没忘家乡的小阁楼，也没忘生我养我的那块温热的土地。每天清晨，当我早早地打开窗户，故乡伟岸的一如父亲般的山影便会扑入我的心扉。夜来，在城南一片星空下面，乡情和乡音还会伴我进入安谧的梦乡。